



大学浅释

记得我十三岁那年暑假是在离绍兴城 44 公里外的王城村度过的。出发前，老妈用 4.4 元给我买好了当天夜里开、第二天凌晨 5 点多到绍兴火车站的普客票。到了绍兴只要出火车站大门左转弯“碰鼻子”再右转弯，就可以远远看到绍兴长途汽车站大楼顶上的牌子了。还有那公路已经修到王城村了，每天有两班长途客车直达村头，因此这应该不是会迷路的问题。但老妈还是不放心的，千叮咛万嘱咐我：“不识路了，要有礼貌地叫人怎么走。记牢：路在嘴上！”

虽然那天我并没有问路就安全抵达了，但这句话却记了一辈子。每逢出门，不管是外出旅游还是探亲访友，不识路了就找人问。特别是如今城乡建设速度快，就算是熟悉的老地方，几年不去就有恍如隔世的变化。再加上现在记忆力减退，因此“路在嘴上”早就成为常态了！

其实，有时“路在嘴上”比查地图更快更实在。今年春节全家到深圳等地旅游。那天在深圳火车站，儿子媳妇因要去香港购物，就为我们老夫妻预订了离火车站约 400 米远的卡瑞登酒店客房休息。因不愿为不到 1 华里的路程，去既排队长又花钱“打的”，因此我们想按儿子从手机导航图中下载的路径走过去。也许是我牢记了那句“路在嘴上”的原因，故向走过身边一对貌似当地人的老夫妻问了一句：“请问两位老人家，知道卡瑞登酒店怎么走吗？”“卡瑞登酒店？我们就住在酒店边的小区里，现在正好要回家去！”就这样我们跟在他们后面，走上一条工地边新开的直达便道，居然不到 5 分钟就到酒店了！在千恩万谢的同时，我心里再一次为老妈的“路在嘴上”点赞！

不过，找谁问路还是要有技巧的。最好对方是上了年纪的当地人，比如买菜、推童车的、街边休闲的，千万不要向“摩的”司机问，其中的道理应该“你懂的”！

当然，有问路的必有被问路的。大部分向我问路的人都会有礼貌的称呼我为“大叔”、“爷爷”或者“老人家”，而且先带“请问”，这时我会很高兴地为他们指路。可是，也有个别另类的。几年前，两个走在龙漕路的年轻人迎面走来急切地对着我说：“喂！上海南站怎么走？”我实在不想搭理他们，虽然最后还是指了大方向，但在指路前我先提醒了他们一次：“问路是可以的，但我不姓‘喂’啊！叫我声大爷、大伯甚至老师傅总可以吧？”

不过，时代在进步，“路在嘴上”似乎有被淘汰的趋势，因为不仅开车的司机早就用上了车载导航设备，而且手机的导航功能也十分强大，一机在手，人人都能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！

然而，想不到的是“路在嘴上”还能继续在路上演绎甚至创新！

前不久老友卞老师一家去日本自由行，因为不会日语，手机导航也不用了！所以出行前，他女儿特地租了个翻译机，在日本需要问路时，就对着翻译机说普通话，机器即刻就转换成文字和语音，日本市民听到翻译机的问路声，大多会热心指点甚至送一段。因此他们在名古屋、京都、箱根、镰仓和东京新宿等地多次因吃饭、点菜、找洗手间的问路，翻译机都派上了用场。这用翻译机在外国问路不就是“路在嘴上”的现代版和国际版吗！

有了“路在嘴上”，如果再坚信“路在脚下”，那我们每个人何愁到不了自己理想的目的地？

读书人常常会落得一个“书呆子”的雅号，上海闲话叫作“书蠢头”。他们最大的软肋在于生活上的低能，蠢头蠢脑的。按说，我这个人读书并不算多，但偏偏也常犯迷糊，而且屡改屡犯。

比如，我特别不认路，是个典型的“路盲”，基本上，只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摸不着北，去过的地方再去又是一片茫然。有件事说出来肯定有人不相信，甚至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儿子住在虹口，我和老婆每周六或周日去儿子家。前年，儿子置换了一套新房，我去了几次后，有一天心血来潮，独自去附近那座购物新天地逛逛。不料这个新天地有好几个出入口，我逛了会出来，才发现这个出口并非刚才的入口，试着找回原路，却是越走越远，实在没法了，只得打电话向儿子求助。儿子呵呵地笑了，他知道这会儿埋怨

我，一定会把我逼得更晕了：“行了，爸，你告诉我现在哪个路牌旁，你站着别动，我来找你。”“唔。”我乖乖答应了一声，随即浑身放松了，一放松又阿 Q 起来：嘿嘿，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，现在看来，儿子就是父亲的拐杖了，可以啊！

我还特别记不清人。俗话说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我不行，就算与某个人碰过几次面，过后还是叫不出对方的姓名，有时走在路上，有人会热情地招呼我，我却被叫得一愣一愣的。就说最近一次吧，这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穿过一条横道线，便有一对中年人站在上街沿，异口同声地叫了我一声“赵老师”，接着便问长问短的，而我只是“哦哦”地应着，大脑里怎么也跳不出对方的姓名来。那两人看出了端倪，笑着自报家门：“赵老师，我俩都是你的高中学生，现在成了夫妻，大概叫不出我们的姓名啦！”

我脸上一阵发烫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认不出来了。”本想再解释几句，说明自己绝非故意，却又觉得多余，也就没再画蛇添足了。

我的再一个常出洋相的地方，就是搞错辰光。大约二三年前，我到市区听一个讲座，在收到通知时我很认真看了两遍，见时间一栏上还特意用括号标注出“周五”，心里就偷着乐。不错不错，周五讲座结束了，正好到南京路步行街“轧轧闹猛”，顺带到食品公司买点正宗的南北货回家，馋了好久啦！

周五很快到了，吃好中饭，我早早出发，坐上公交车，再换地铁，提早赶到了那个会堂。可一跨进大门，不对啊，怎么冷冷清清的？赶紧掏出通知一看，嗨嗨嗨，原来讲座的时间是在下个周五！下个周末的讲座这个星期发什么通知啊，这不是故意寻我开心嘛！我气得掉头就走，连南京路也没去，直接回家了。

不过，我的糊涂事还没完，还有更厉害的呢！那天，我和一帮朋友晚上聚餐，边吃边聊，喝了好几杯啤酒，等回家时已经很晚了。我掏出钥匙打开楼栋大门，随后扶着楼梯把手往上爬，等转过几道弯，到了家门口，又掏出钥匙开门。咦，怎么插不进啊？换一把钥匙，又窸窸窣窣了好一阵子，还是打不开。莫非老婆嫌我回家晚，故意上了保险？刚想敲门叫唤，门却豁然而开，定睛一看，只见一对年轻人挡在门口，女的躲在男的背后，男的手里拎着一张小板凳：“你是谁，我们才搬来几天，你深更半夜的想干什么！”

我脑袋“嗡”地一下，天哪！我居然走错楼层，误把五楼当四楼了！这天晚上，我回到家后，依然心有余悸，等躺到床上，却怎么也睡不着，

“所谓诚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谓自谦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！”

“小人闲居为不善，无所不至，见君子而后厌然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，如见其肺肝然，则何益矣？此谓诚于中，形于外，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：‘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’”

“富润屋，德润身，心广体胖，故君子必诚其意。”

以上文字，朱熹注曰“传之六章，释诚意”。为便于阅读，将原文分作三段。

什么是诚意，曾子说是“毋自欺也”，没有自己欺骗自己。那么，何为自欺呢？朱熹有个说法：“知为善以去恶，而心之所发有未实也。”自欺者在道理上知道善与恶，但面对具体的人或事，其心思发生扭曲，以恶为善，并且力图自己说服自己，自己原谅自己。怎么会有这种复杂的、不统一的心理表现？原因其实很明了，就是面对名利的诱惑，自欺者本性中的贪欲与其尚存的良心、理智相互斗争，而前者占了上风。

针对人的心态，曾子作了简单的剖析：厌恶浓重的臭气，喜欢美丽的色彩，这些出自本能的好恶因为与客观的实际相契合，与公认的标准相契合，所以才会心满意足，才会心安理得。（第一个恶音务，厌恶；第一个好读去声，喜好。谦通谦，满足、惬意。）曾子实际在说，自欺者恰恰没有自谦，也不可能自谦，因其内心充满杂念，不定，不静，不安，常起矛盾和冲突。意念纯属内心活动，只有天知、地知、己知，其他人是不知道的，所以要成为自谦的君子，必须“慎独”，即在独处之际

严谨慎重，一丝不苟。接下来，曾子从反面进一步说明为何要慎独。没有道德的人平日就不善，什么坏事都做；在正直的人面前则躲躲闪闪，遮掩自己的恶劣行径，尽力表现自己如何善良。（厌，音压，抑制；揜，音掩，遮蔽。）殊不知，别人看他们就像看透其肝肺一样清清楚楚，他们装模作样又有什么用呢？内心的真实一定会在外表表现出来，因此君子在独处时一定要特别谨慎。

以下原文直接标明“曾子曰”：十只（众多）眼睛在看，十只（众多）手在指着，（这种监督）多么严厉啊！由此可见，这些讲解文字不是曾子亲笔所书，而是由他的弟子完成的。

这篇文章的结语是：财富可以装饰房屋（而使之华美），道德可以滋润身心（而使之光辉）；心胸广大可以使身体舒泰安康。所以，君子一定要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意念，不自欺。此处“心广体胖”与上述“自谦”相互呼应。（胖，音旁，舒适义。）

曾子对“诚意”的讲解意味深厚，除了提出“毋自欺”“自谦”“诚于中，形于外”等重要观点，强调“慎独”尤其振聋发聩。

慎独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而意义非常。朱熹说：“第五章乃明善之要，第六章乃诚身之本，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。”故而这篇文字在《大学》中占有特殊地位，受到后人的特别关注。儒家思想常被简单地概括为内圣、外王两大范畴，而讲内圣，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慎独。慎独作为个人修养的必要方法和必由之路，具有普适的、永久的意义，所以当代人亦应遵循之，践行之。

君子必慎其独也

白子超

路在嘴上

马蒋荣



书法 姚竹

祭姚子青将军

秦史秋

淞沪之战申城告急，姚子青营长奉令驰援，率部固守宝山城时，寇四面围之呼其弃守，姚并众指天而誓：愿与城共亡。寇恃兵多器利，恶攻七日死伤无数，而姚部五百余人自 8 月 31 日至 9 月 7 日，尽战死不降。斯役广传海内外，国人闻之感泣，列强闻之改观，倭国闻之惊悚也。近悉，宝山宝林支路更名“子青路”。

鳌浪鲸涛轰四门，腥风血雨满乾坤。千山械短奔魔切，尺素情长别语温。国破书生甘矢命，城亡烈士惜留魂。孤军五百田横在，东海南疆待儿孙。

注：“鳌浪鲸涛”句出后人《祭姚子青》诗，原诗为：鲸涛鳌浪撼危城，全仗吾曹抵死争。五百健儿齐殉国，中华何止一田横。奔逸，唐李白《大鹏赋》：“运逸翰以傍击，鼓奔霆而长驱。”书生，姚掷笔拾枪怒战倭兵，人称“悍面书生”。

只是想，郑板桥说过一句“难得糊涂”，一个人那里那儿的犯些迷糊也算不了啥，但如果糊涂到忘了回家的路，摸错了家门，这个麻烦就大了去啦！

自己就应该是一个学生。老师是要不断充电的，而且要耐得住寂寞。所谓“耐得住寂寞”，不是整天在那里歌着或空想，而是要沉下去做学问，要做扎实、学习、实践、思考、再实践。艺术绝不是炒作出来的，不是吹捧出来的，因为没有经过面壁苦修的寂寞，没有经过呕心沥血的洗炼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。搞艺术的人要有平常心，把名利抛在一边，沉下去。当寂寞走到尽头时，往往就是灿烂呈现之时。

人的一生，岗位可以调动，身份可以变动，年龄可以变老，但初心不仅不能忘，还务必时时刻刻切切实实地去践行才行。（本文由文联官微提供）

十日谈

文艺家谈初心 责编:吴南瑶

月是村的眼

严巍

最美的风景在乡下，乡下最美的风景是月亮。月亮大得出奇，愿望在月光里注脚，爱情在月光下升华，纯朴在月光中发酵。

总有些喜欢读书的孩子，在少时没有灯光的乡下，坐在天井当院里，就着温暖的月光读书。其实对眼睛是一种考验的，因为月光太高、太远、太神奇。但这样的读书却对心灵是一种锻炼，月光通常调皮得很，从云中穿梭，时而闭目养神，时而如日中天，这让你的心灵无法完全融入书本上，从刚刚阅读的内容中汲取营养后，再浮想联翩。

难得糊涂

赵荣发

读书人常常会落得一个“书呆子”的雅号，上海闲话叫作“书蠢头”。他们最大的软肋在于生活上的低能，蠢头蠢脑的。按说，我这个人读书并不算多，但偏偏也常犯迷糊，而且屡改屡犯。

比如，我特别不认路，是个典型的“路盲”，基本上，只要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就摸不着北，去过的地方再去又是一片茫然。有件事说出来肯定有人不相信，甚至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儿子住在虹口，我和老婆每周六或周日去儿子家。前年，儿子置换了一套新房，我去了几次后，有一天心血来潮，独自去附近那座购物新天地逛逛。不料这个新天地有好几个出入口，我逛了会出来，才发现这个出口并非刚才的入口，试着找回原路，却是越走越远，实在没法了，只得打电话向儿子求助。儿子呵呵地笑了，他知道这会儿埋怨

我，一定会把我逼得更晕了：“行了，爸，你告诉我现在哪个路牌旁，你站着别动，我来找你。”“唔。”我乖乖答应了一声，随即浑身放松了，一放松又阿 Q 起来：嘿嘿，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，现在看来，儿子就是父亲的拐杖了，可以啊！

我还特别记不清人。俗话说，一回生，两回熟。我不行，就算与某个人碰过几次面，过后还是叫不出对方的姓名，有时走在路上，有人会热情地招呼我，我却被叫得一愣一愣的。就说最近一次吧，这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刚穿过一条横道线，便有一对中年人站在上街沿，异口同声地叫了我一声“赵老师”，接着便问长问短的，而我只是“哦哦”地应着，大脑里怎么也跳不出对方的姓名来。那两人看出了端倪，笑着自报家门：“赵老师，我俩都是你的高中学生，现在成了夫妻，大概叫不出我们的姓名啦！”

我脸上一阵发烫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认不出来了。”本想再解释几句，说明自己绝非故意，却又觉得多余，也就没再画蛇添足了。

我的再一个常出洋相的地方，就是搞错辰光。大约二三年前，我到市区听一个讲座，在收到通知时我很认真看了两遍，见时间一栏上还特意用括号标注出“周五”，心里就偷着乐。不错不错，周五讲座结束了，正好到南京路步行街“轧轧闹猛”，顺带到食品公司买点正宗的南北货回家，馋了好久啦！

周五很快到了，吃好中饭，我早早出发，坐上公交车，再换地铁，提早赶到了那个会堂。可一跨进大门，不对啊，怎么冷冷清清的？赶紧掏出通知一看，嗨嗨嗨，原来讲座的时间是在下个周五！下个周末的讲座这个星期发什么通知啊，这不是故意寻我开心嘛！我气得掉头就走，连南京路也没去，直接回家了。

不过，我的糊涂事还没完，还有更厉害的呢！那天，我和一帮朋友晚上聚餐，边吃边聊，喝了好几杯啤酒，等回家时已经很晚了。我掏出钥匙打开楼栋大门，随后扶着楼梯把手往上爬，等转过几道弯，到了家门口，又掏出钥匙开门。咦，怎么插不进啊？换一把钥匙，又窸窸窣窣了好一阵子，还是打不开。莫非老婆嫌我回家晚，故意上了保险？刚想敲门叫唤，门却豁然而开，定睛一看，只见一对年轻人挡在门口，女的躲在男的背后，男的手里拎着一张小板凳：“你是谁，我们才搬来几天，你深更半夜的想干什么！”

我 19 岁时就到了部队，作为一名军人，当时的想法就是保家卫国，让人民过上安宁和平的生活。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在浙江温州跟福建交界的前线时，当地领导给我们讲的最干脆的口号是：“作为军人，活了干，死了算！”很有军人的那种豪迈、置生死于度外的境界。我在部队前后呆了十年的时间。

1961 年我入党了。宣誓中，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就是：“只有解放全人类，最后才能解放自己。”也就是讲，要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然后你自己才去过幸福的生活。这句誓言也让我感到了作为军人的忠诚、担当。

后来我的工作岗位要求高了，二十八岁复员回地方，四十岁调到画院。部队是搞武的，后来拿毛笔、拿刻刀，完

全是搞文的了。但是单位换了，行当转变了，“初心”还是没有变，还在坚持，而且我觉得不能拿“真心”作为一个口号，而是真正地落实到自己的行为当中去。

60 岁时，我主动提出退休。现在我已经近 80 岁了，精力不如过去，也不像以前那么能熬夜了，但我一直在坚持写字、画画、写文章，实际上一直没有退休。2011 年，韩天衡美术馆筹建。美术馆建成后，我们做了很多展览，很多讲座，也开办了学校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除了创作，我还有一个任务，那就是要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。

最近我们举办了高研班。我这个人不会打马虎眼，不能“挂羊头卖狗肉”，既然是我的高研班，我必须亲力亲为、从

头到尾带好学生。这批学生从北京、广州、深圳等地赶来，还有来自新加坡的，学得非常认真，这也更让我感到有责任搞好教学，把我所知道的知识、本事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那些同学们。

要知道任何老师同时又是学生。现在我的学生至少已经有四代了，甚至学生又有学生了。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收的学生已超过一千人。但是我觉得，任何一个老师，在浩瀚的学问面前，始终也是学生。

最近，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写了一篇 13000 字左右的论文：《理念的辉煌》。这两年我悟到了一个道理，我们讲要创

寂寞尽头是绚烂

韩天衡

新，要产生一个新的风格，关键是要有一个新的理念。有了新的理念，由心来支配你的手，用你的手来支配你的笔，用你的笔、用技巧来表达你的、有理念指导下产生的新风格。所以我越来越感到理念的重要性。这篇文章，我改了五稿。写文章，不能拍脑袋，特别是学术文章，要有根有据。我这两个月写稿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做学生。

所以我们不能将学生与老师对立起来。我年轻时在部队，读过一些毛泽东著作，学过一点辩证法，我知道，老师是相对学生来讲的。如果你自认为老师就可以高高在上，就不用充电，就可以在那里享福了，这个老师就是一个缺乏自制力的人，会变得连学生都不如。

老师不在学生面前时，他